来自那边的孩子

残雪

邻居家的小孩名叫汉呆，他长得有点笨，个子大，阴沉，患有严重肺病。家里要我们不要和他接触，因为怕传染肺病。但是我和弟弟们喜欢去观察汉呆。肺病，是什么病呢？我们太好奇了。我们把他打量了又打量。

他总坐在地上，拿着桃子核往一块石头上面磨。他的头发很黑，眼仁也很黑，脸颊上有红晕。他应该是很好看的。我们从他身边跑过，大声喊道："汉呆！汉呆！肺病佬！" 他跳起来追我们。他的动作不灵敏，我们早就跑得没影了。在屋后，我们跑得气喘吁吁，三个人笑成一堆。笑着笑着，大弟忽然说："他还吐过血！" 啊，这种事！我们都恐怖起来。他会不会死？我们会不会传染？

过了两天，我们忘了前面的事，又去找汉呆玩了。我们一块儿在石头上砸桃核，弄出里面的桃仁来收集着。汉呆说桃仁可以卖钱。汉呆容易出汗，我闻得到他身上的汗味，那并不难闻，只不过有点独特罢了。

他用蝗虫喂蚂蚁时，就将蝗虫的腿一条一条地撕下来，我们看了很气愤。我和弟弟趁他不注意，从他背后用力一推，推得他摔下走廊，他发出撕裂人心的哭叫。他的家人出来了，可是我们跑到山坡那里去了。后来大人告诉我们说，汉呆活不长，会死。我想起他的样子，心里有股怪味往上涌。他肺里面有很多细菌，那么他是很脏的。他知道自己活不长吗？我突然很怜悯他，我要送给他一点东西。他正在泥地上挖洞，还往洞里灌水。我拿了家里的一粒小白兔形状的扣子去送给他。他抬头看了看我，阴沉地摇了摇头。

"我不要。"他很坚决地、甚至有点鄙夷地说。

我大概红脸了，极为尴尬地将扣子放回衣袋里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他聚精会神地干他的工作，弄得满手都是泥。太阳辣辣地照着，我又从他后颈窝那里闻到了他的汗味，他的黑头发湿成了一绺一绺的。我记起了他身体里头的那些细菌，我有点怕，有点嫌弃他，但不知为

什么我又很想和他交谈。也许我内疚，为了自己对他犯下的恶行。我在旁边蹲了很久，他终于没和我说话，他太专注了，无暇顾及到我。

当雪花飘飘，我们穿上外婆做的棉鞋时，汉呆被送到乡下去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送到乡下去，大家都说乡下很苦，莫非这是他“死了”的另一种说法？

不久，我们都传染上了肺病。我和弟弟们照了 X 光，发现肺部都有黑洞。现在轮到我自己“很脏”了。这就是很脏吗？我一点都不觉得啊。我有点咳嗽，有时发烧，如此而已。我认为自己不会死。我们三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死。太阳红艳艳，我们还是满山坡钻来钻去，搜寻某些植物和野菜。秋天里，我还是收集桃仁，可是那些桃仁并没有为我换来钱，谁也不要它们。

闲下来的时候，我也会记起汉呆，记起我们将他推下走廊时他发出的惨叫。从声音听起来，他是多么的有活力啊。要是乡下能使他的肺病恢复就好了。医生说我肺里头的洞最多，一共有三个，那么，汉呆有几个呢？我想象细菌在我胸膛里生长繁殖的情形，当我的思维专注于这上头时，我仍然有隐隐的内疚。

我童年的伙伴汉呆离我那么远，他那阴沉奇特的世界里的事，我并不完全懂得。也许我只是一个外人，他才是知情者。所以当我们试图去进入他的王国时，他用那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我。他是有理由自负的。我们这些愣头青，浑浑噩噩地过活，我们又能看得到什么呢？这个汉呆，这个肺部被凶恶的结核杆菌所咬啮的孩子，他看到了。但他不想告诉我们。

将肺病传染给我的汉呆，总是在我的记忆中占据着那个特殊的位置。

（选自《趋光运动——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》）